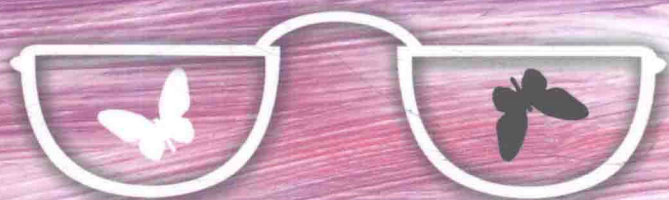


蒙塔巴诺警长
探案系列



天蛾之翼

[意大利] 安德烈亚·卡米莱里 著

张莉 译

新华出版社

蒙塔巴诺警长探案系列

天蛾之翼

[意] 安德烈亚·卡米莱里 著

张莉 译

LE ALI DELLA SFINGE

Andrea Camilleri

新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天蛾之翼 / (意) 安德烈亚·卡米莱里著; 张莉译.

— 北京: 新华出版社, 2017.12 (蒙塔巴诺警长探案系列)

ISBN 978-7-5166-3780-7

I. ①天… II. ①安… ②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意大利—现代
IV. ①I546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318011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01-2016-2584

Le ali della sfinge by Andrea Camilleri

Copyright © 2006 by Sellerio Editore, Palermo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8 by Xinhua Publishing House

All Rights Reserved

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属新华出版社

天蛾之翼

[意] 安德烈亚·卡米莱里 著 张莉 译

选题策划: 黄绪国

责任印制: 廖成华

责任编辑: 王金英

封面设计: 李尘工作室

出版发行: 新华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邮 编: 100040

网 址: <http://www.xinhupub.com>

经 销: 新华书店、新华出版社天猫旗舰店、新华书店网店

购书热线: 010-63077122

中国新华书店购书热线: 010-63072012

照 排: 臻美书装

印 刷: 三河市君旺印务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30mm × 185mm 1/32

印 张: 7.25

字 数: 150千字

版 次: 2018年1月第一版

印 次: 2018年1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66-3780-7

定 价: 36.00元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。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: 010-63077101

那些清晨究竟发生了什么？让他在醒来时，毫无来由，就总感到有一股单纯的幸福贯穿全身？

不是因为万里无云，微风和煦，阳光四射。不是，是一种不一样的感觉，与天气带来的感受无关。如果一定要他解释的话，那就像是与万物和谐的感觉，与无垠宇宙的宏大节奏完美契合，仿佛从出生起便已注定。

胡说八道？虚空幻想？也许吧。

但不争的事实是，他曾经多次有过这种感觉。然而，在过去几年里已经好久不见了，荡然无存，无影无踪。事实上，现在每天早晨都有一种抗拒的感觉，本能的抗拒，抗拒新的一天中等待着他的事情，被迫接受新一天的到来，即使未来几个小时并没有什么事等他处理。

现在一抬起眼皮，他会立刻又合上，回到黑暗当中再待上几秒。放在以前，他睁开眼睛后会一直睁着，甚至会双目圆睁，贪婪地吸收着日光。他想，这肯定是年龄的原因吧。但蒙塔巴诺二马上推翻了这个结论。

几年来，警长体内一直住着两个蒙塔巴诺，他们总是意见相左。

一个说东，另一个肯定说西。这一次也不例外：

“这跟年龄有什么关系？”蒙塔巴诺二说。“你一个 56 岁的人怎么会已经觉得老了呢？你想知道真相吗？”

“不，”蒙塔巴诺一说。

“好吧，我还是要告诉你。你非要觉得老了是因为这种感觉适合你。因为你已经对自己的身份和职务感到厌倦了，所以你编造了变老这个借口。但如果你真的有这样的感觉，你为什么不在现在就写一封像样的信去辞职呢？”

“然后我做什么？”

“扮演一个老年人啊。买条狗陪着你，早上出门买报纸，坐在长椅上，放狗胡乱跑跑，从讣告栏开始读报纸。”

“为什么从讣告栏开始？”

“因为每当你读到某个同龄人死去，而你依然活着的消息时，你就会获得一点满足感，帮你再打发二十四个小时。一个小时候呢？”

“一个小时候你和狗就可以去遛弯儿了。”蒙塔巴诺一冷冰冰地说。

“好吧，那么，起床，上班，别再当讨厌鬼了。”蒙塔巴诺二果断总结道。

他洗澡时电话响了。他让身后的水流着，自己光着身子去接电话。阿德莉娜晚些时候才会来打扫房间的。

“头儿，打扰你了吗？你醒了吗？”

“没有，坎塔，我睡醒了。”

“你确确实确定吗，头儿？”

“不，你不用担心。怎么了？”

“头儿，我早上给你打电话还能是有什么事呢？”

“坎塔，你意识到给我打电话从来没有好事了啊？”

停了一下之后，坎塔雷拉的声音噎住了。

“头儿！你为什么要这么说？你是想羞辱我吗？如果能由我决定，我每天早上都会用真正的好消息叫醒你，比如说你赢了 30 亿里拉的大奖，或者你升了局长，又或者……”

都没听到门响，警长突然看到阿德莉娜站到了他面前，手里拿着钥匙盯着他。她为什么来得这么早？他感到尴尬，本能地转向电话来捂住了下体。显然男性的臀部与前面相比不那么羞耻。女管家迅速逃进了厨房。

“坎塔，想打赌吗？我知道你打电话的原因，某处发现了一个死人，我说得对吗？”

“也对也不对，头儿。”

“哪儿错了？”

“是一个死的女人，头儿。”

“听着，奥杰洛警探在那儿吗？”

“他已经到现场了，头儿。但是奥杰洛警探让我打电话给你，头儿，说你最好也亲自来一趟。”

“她是在哪儿被发现的？”

“莫尔坎桥附近的阿塔萨尔赛托，头儿。”

那里离蒙特鲁萨很远，警长不想开车去。

“派车来接我。”

“车都在修理厂，哪儿都去不了，头儿。”

“它们同时都坏了？”

“不是的，头儿，它们都能开。是没有买汽油的钱了。法齐奥给蒙特鲁萨警局打了电话，但是他们只是告诉他耐心点儿，因为还在走流程，几天后就到了，但是不多……只够机动小队用的，副警官加鲁梭斯在那儿守着。”

“他的名字叫加鲁夫，坎塔。”

“他叫什么名字都无所谓，关键是您明白我的意思，头儿。”

警长咒骂了一声。警察局没有汽油，法院没有纸，医院没有温度计，政府倒是在考虑修墨西哥海峽大桥。但部长、副部长、次长、局长、参议员、商会代表、地区代表、内阁首脑、拎包助理等等，这些没用的家伙从来不缺汽油。

“你通知检察官、法医和帕斯夸诺医生了吗？”

“通知了，头儿。但是帕斯夸诺医生特别特别不高兴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他说现在自己‘到处都是’，没有两三个小时到不了现场。

头儿，你能给我解释一下吗？”

“当然，坎塔。”

“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意思是，他同时在很多个不同的遥远地方。告诉奥杰洛，我出发了。”

他走进浴室，穿上了衣服。

“咖啡好了。”阿德莉娜告诉他。

他一走进厨房，女管家上下打量着他说：

“你知道你仍然是个好看的男人吗，先生？”

仍然？仍然这词是什么意思？蒙塔巴诺沉下脸来。但是接着蒙塔巴诺立即出现了。“哦，不，你不能！你不能生气！你是在反驳自己，想想看，不到一个小时以前，你还觉得自己是个老朽了呢！”

最好换个话题。“今天来得怎么这么早？”

“因为我要坐公共汽车去蒙特鲁萨找索姆马蒂诺法官谈一谈。”

索姆马蒂诺是一所监狱的监督法官。女管家有两个儿子，小的那个就关在他那里。帕斯夸里是个惯犯，蒙塔巴诺自己就逮捕过他两次。警长还是他大儿子的教父。很明显，法官会好言相告，然后把他打发回家缓刑了。

咖啡很棒。

“再来一杯，阿德利。”

既然帕斯夸诺医生会晚点儿到，他也就不必着急了。

※

在希腊人时代，塞尔赛托河曾经是一条大河，罗马人那会儿是小河，意大利统一时是溪流，法西斯执政期间是涓流。随着民主时代的到来，它终于沦为非法的垃圾场。1943年盟军登陆期间，美国人在如今已经干涸了的河床上架起了一条铁桥，但几年后的一个晚上，这座桥消失了。在夜色降临与朝阳初升之间，小偷们把桥拆了个精光，只剩下个名字。

警长在一块空地停了下来，那里已经有五辆警车、两辆私家车和一辆停尸房的运尸车了。几辆警车都属于蒙特鲁萨中央警局；至于两辆私家车，一辆是米米·奥杰洛的，另一辆是法齐奥的。

怎么蒙特鲁萨警局有汽油，而我们却一滴也没有？警长恼怒地自言自语。他选择不回答。

奥杰洛一看见他下车就走了过来。

“米米，你就不能自己把事情处理好吗？”

“萨尔沃，我受够你了。”

“你什么意思？”

“我的意思是，如果我没让你来这儿，过一阵子你会把我逼疯的。你会说：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这个，为什么没告诉我那个……”

“尸体怎么样？”

“死了。”奥杰洛答道。

“米米，这样的俏皮话还不如背后挨一枪。再开一枪吧，我也会给你一枪，算正当防卫。我会再问你一遍：尸体怎么样？”

“年轻，二十出头。或许是外国人。她应该很漂亮。”

“你鉴定了吗？”

“你在开玩笑吗？她浑身赤裸裸的，一件衣服也没有，甚至连个手提包都没有。”

他们走到空地的边缘。一条狭窄的牧羊小道通向大概三十英尺大的垃圾场。小道尽头站着一群人，警长认出了法齐奥、首席法医，和弯着腰像个人体模型似的帕斯夸诺医生。另一方面，托

马塞奥检察官正站在路中间，看到了警长。

“等一下，蒙塔巴诺，我马上过去。”

“怎么了？帕斯夸诺在这儿吗？”蒙塔巴诺问道。

米米困惑地看着他。

“他为什么不在这儿？他半个小时以前就到了。”

很明显，这个医生冲可怜的坎塔雷拉发脾气完全是为了做样子。众所周知，帕斯夸诺的性格非常令人讨厌，很喜欢让别人无法忍受自己。他有时会故作姿态，只是为了维护面子。

“你难道不过来吗？”托马塞奥一边问，一边气喘吁吁地向上爬。

“去做什么？你已经见过她了。”

“她肯定是个非常漂亮的人。美妙的身体。”检察官说，眼睛兴奋地闪闪发光。

“她是怎么被杀的？”

“被一把大口径左轮手枪一颗子弹打到脸上。已经面目全非，完全认不出来了。”

“你为什么觉得是左轮手枪？”

“因为取证的人找不到弹壳。”

“在你看来发生了什么？”

“哎呀，很明显啊，我的朋友！显而易见！显然，这两个人在那片空地上停下来，走下车，沿着那条小道到了隐蔽的干涸河床上。女孩脱掉衣服，性交之后……”他停下来，舔了舔嘴唇，“那个男人冲她的脸开了枪。”

“那他为什么这么做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这就是我们要调查清楚的地方。”

“听着，那时候有月亮吗？”

托马塞奥困惑地看着他说，“好吧，这不是一次浪漫的邂逅，你知道的，根本不需要月光，他们去那里仅仅是为了……”

“我想我知道他们在那里做什么，先生。我的意思是，既然过去几天晚上都没有月光，我们应该发现两具尸体，而不是一具。”

托马塞奥现在看起来已经彻底懵了，“为什么是两具？”

“因为在漆黑的夜里爬下来肯定会摔断脖子，他们俩。”

“你在说什么啊，蒙塔巴诺？他们肯定有手电筒啊！他们当然会计划好！不幸的是，我得走了。希望听到你的好消息。再见。”

“你觉得事情是这样吗？”蒙塔巴诺在托马塞奥走后问米米。

“要我说，那只是托马塞奥的性幻想。他们为什么去垃圾场做爱？那里散发着恶臭，呼吸都困难！还有能啃你骨头上的肉的大胖耗子！在空地上就行了。这是有名的情人胜地，每天晚上都有人来这搞。你在周围转过来了吗？避孕套的海洋！”

“你跟托马塞奥说了吗？”

“当然。但你知道他怎么回答的吗？”

“我能想象到。”

“他说那两个人去垃圾场做爱是有可能的，因为周围被粪便包围着做爱更令人兴奋。一种对腐臭的喜好，明白了吗？只有托马塞奥这类人的脑子才能想出来！”

“好吧。但如果这个女孩不是专业的妓女，那么空地有这么

多轿车，还有这么多卡车经过，有可能她……”

“去垃圾场的卡车不经过这里，萨尔沃。他们在另外一侧卸车，那边有专门为重型车辆准备的斜坡。”

法齐奥的头在小道的上方突然出现，“头儿，早上好。”

“他们还会在这里待很久吗？”

“不会的，头儿，再待半个小时左右吧。”

警长不想看到首席法医万尼·阿克。他对万尼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反感，对方也一样。

“他们来了。”米米说。

“谁？”

“看那边。”奥杰洛指着蒙特鲁萨那边答道。

从省道下到垃圾场的肮脏土路上方，有一大片云，看起来就像龙卷风一样。

“天呐，媒体！”警长大喊道。

很明显，局长办公室有人泄露了秘密。

“办公室见，伙计们，”他说着奔向自己的车。

“我也要回去。”奥杰洛说。

※

他不想去垃圾场的真正原因是，他不想看到必然会看到的東西。奥杰洛已经说过，死者是二十岁上下的小姑娘。过去他很害怕临近死亡的人，而对已经死亡的人没什么感觉。现在，还有过去几年里，他再也无法忍受年轻的生命就那么突然永远离开人们的视线了。在内心深处，他完全反对那种违背天性的行为，他认

为那是最大的亵渎，即使年轻死者生前是个骗子或杀人犯。更不用说孩子了！每次晚间新闻播放小孩子死于战争、饥荒或疾病，尸体支离破碎的新闻时，他会马上关掉电视……

“这是因为你父性本能受挫。”他向利维娅坦率地表达这种感受时，利维娅作出了这样的结论，带有明显的恶意。

“我从没听过父性本能，只听过母性本能。”他反驳道。

“好吧，如果这不是父性本能受挫，”利维娅坚持说，“或许这意味着你有祖父情结。”

“我都还没当爸爸，怎么会有祖父情结？”

“有什么关系呢？没听过癔病性怀孕吗？”

“就是一个女人没有怀孕，但是出现了一切孕期症状。”

“是的。你发了癔病性祖父情结。”

自然而然，讨论最后变成了烦人的争吵。

※

在警察局门口，警长就听到了坎塔雷拉疯狂的讲话声。

“不，局长先生，先生，警长不能来接电话，因为他不在。他不在警局，他一直都在萨尔赛托……喂？喂？他这是挂了吗？喂？”

他看到了蒙塔巴诺，“啊，头儿！刚刚是局长。”

“他想做什么？”

“他没说明，头儿。他只说想尽快跟你谈一下。”

“好的。晚点儿我会给他回电话的。”

他的桌子上有堆积如山的文件等着签字。他的心沉了下去，

今天他可不怎么走运。他扭头往回走，经过了坎塔雷拉的小房间。

“我马上就回来。我去喝杯咖啡。”

喝完咖啡，他又抽了一根雪茄，散了一小会儿步。然后回到办公室，打电话给局长，“我是蒙塔巴诺。听您的命令，先生！”

“别逗我！”

“为什么，我做了什么？”

“你说了：听您的命令，先生！”

“所以呢？我应该说什么？”

“重要的不是你说什么，而是你做什么。我下达了命令，你要坚决执行，但我不能、也不敢想象你会怎么样处理我的命令！”

“局长先生，我决不允许自己去做你所想的那些事。”

“换个话题吧，蒙塔巴诺，最好是这样。皮卡洛的事情怎么样了？”

蒙塔巴诺感到很迷惑。什么皮卡洛？他不认识当地任何的短笛制造商。“啊，局长先生，我不认识任何乐器制造商。”

“看在上帝的份上，蒙塔巴诺！你在说什么啊？朱利奥·皮卡洛是个人，不是乐器；他退休了，七十岁，还有……听着，蒙塔巴诺，认真听着我要说的内容，你可以当成最后通牒：关于这件事，明天上午我要完整的书面报告。”

他挂了。显然，朱利奥·皮卡洛，这个他完全不记得的人的文件肯定被埋在面前那座纸山里了。他有勇气进山吗？尽管如此，他慢慢伸出右手，然后飞快地戳了一下顶部的文件，就跟抓一只可能会咬人的动物似的。他打开文件，下巴都掉下来了。不

是别的，正是朱利奥·皮卡洛的。他都想跪下感谢圣安东尼了，肯定是他显神迹了。他打开卷宗开始阅读。皮卡洛先生的织物商店被烧毁了。消防队员已经确定原因是纵火。皮卡洛先生宣称，这是因为他拒交保护费。另一方面，警方却认为是皮卡洛先生自己烧了铺子骗保。然而，有一些事说不通。朱利奥·皮卡洛出生在利卡塔，居住在利卡塔，他的店铺也在利卡塔的主干道上。那么，为什么这个案子不是由利卡塔警方，而是维加塔处理呢？答案很简单：因为在蒙特鲁萨中央警局那里，他们分不清利卡塔警方和维加塔警方。

警长拿起一支圆珠笔，还有一张维加塔警局的信笺，写道：

尊敬的局长先生：

维加塔不是利卡塔，利卡塔也不是维加塔，它们被搞混了，先生。在你看来不作为，对您发出命令的不作为，除了对辖区划分的尊重别无其他。

签字盖章。官样文章唤醒了内心久违的诗意情怀。没错，韵脚不太严整，但博内蒂·阿德里奇永远也不会注意到的。警长给坎塔雷拉打了电话，把皮卡洛的文件和信给他，告诉他在备忘录上登记之后寄给局长。

坎塔雷拉出去后不久，从垃圾场回来的米米·奥杰洛出现在门口。他看起来很紧张。

“进来吧。任务完成了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他坐到了椅子沿上。

“怎么了，米米？”

“我必须回家一趟。回来的路上，贝巴打电话给我说急需我帮忙，因为萨尔乌左斯肚子疼，哭个不停，她看来哄不住他。”

“他经常有这个毛病吗？”

“很经常，都快烦死我了。”

“你的态度在我看来不像个父亲。”

“如果你有一个像我这么烦人的儿子，你可能会把他扔出窗外。”

“但是贝巴为什么给你打电话，而不给医生打，那样岂不更好？”

“当然。但贝巴没有我在她身边什么也做不了。她一点没有主见。”

“好吧，告诉我该告诉我的，你就可以回家了。”

“我设法跟帕斯夸诺谈了谈。”

“他告诉你什么了吗？”

“你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。每次发生谋杀案，他就弄得好像是专门针对他似的，摆着个臭脸。对他来说就是冒犯，就是蔑视。而且一年不如一年。天呐，真讨厌！”

蒙塔巴诺内心深处十分理解帕斯夸诺。

“也许他再也不能忍受解剖尸体了。所以，跟我说说吧。”

“他虽然一直咒骂着，但我还是套出了一些情况。他认为这个女孩不是在尸体被发现的地方遇害的。”

“等一下。发现她的人是谁？”

“塞尔瓦托·艾瑞克。”

“天刚亮的时候，他在那附近做什么？”

“这家伙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去垃圾场，翻腾可以回收的东西，修好了再卖出去。他告诉我，现在他发现的很多东西几乎是全新的，没怎么用过。”

“你刚刚才发现消费主义吗，米米？”

“艾瑞克一到那儿，看到尸体，就打手机给我们了。当我讯问他的时候，我意识到，除了电话里说的情况，他别的什么都不知道。所以我让他留下住址和电话号码，就让他走了。没办法，他真的很难受，一直呕吐。”

“你是说，帕斯夸诺说，那个女孩是在别的地方被杀的。”

“是的。尸体周边几乎没有一丝血迹。本来应该有的，而且有很多。此外，帕斯夸诺注意到，尸体上有多个地方破损和受伤，